

《玉台新咏》赵氏覆宋本的刊印

傅 刚

一、赵氏覆宋本叙录

明末赵均覆宋本《玉台新咏》，被学术界尊为最合徐陵原貌之本，自刊刻以来，学者咸利用研究。赵氏本乃赵均据所得宋陈玉父刻本覆刻，覆刻时对宋陈玉父本作了行格上的改动和字句的校勘，这些都是学术界熟知的史实，但赵氏覆宋本自身存在着初刻初印和修板后印等几种不同印本行世的情况，这几种不同印本的字句不尽相同，对此，学术界却所知甚少。这样，无论对据赵氏本研究《玉台新咏》，还是对赵氏覆宋本版本的查验判断，都会出现误识。为验明赵氏覆宋本的刊印和修板情况，笔者先后调查了藏于国家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赵氏覆宋本，发现了一些前所不明的问题，如赵氏覆宋本各本情况往往不同，有的属于初刻初印，有的属于修板重印，有的属于补板后印；以前认为赵氏板片卖归别人（如秦中张氏）后，再由别人修板后印，时间当在入清以后，现在看来，可能在明末清初就已经开始修板了。为说明问题，本文将调查的几种有特征的版本略作叙录，以见赵氏覆宋本刊印及修板后印各本的面貌。

（一）国家图书馆藏。今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入中华再造善本（简称再造善本本）。

此本有清伊秉绶、王霖、叶志诜、屠倬、刘嗣绾、汪喜孙、管同、梅曾亮、邓瑶、李士棻等人题跋。据藏印，早期藏家有季振宜^①，后归汪均之、邓瑶、李士棻，再后由海盐张氏涵芬楼收藏。卷首有嘉庆十九年伊秉绶、二十年王霖、二十一年叶志诜、程式金、陈务观、屠倬于汪均之处观书题记。卷九前又有陈曼生等人题记，称“此集录之最古者，后人以枚乘证昭明之谬，然刊本谬误宏多。及得此宋槧，老目为之一明。惜均之不肯割爱，题字还之，正如归来堂上韩滉画卷也。

^①藏印有“子京之印”朱方印、“墨林”阴文长方印，然项子京是明嘉靖万历年间藏家，当不及见赵氏本，故疑此藏印当为作伪者割充宋本时所钤。

时嘉庆丁丑长至前一日，同观者听香、曼生、晴厓、遽庵，并记于袁浦之竿木龕。”题记中所称“均之”，即桐城汪正鋈，字均之，其父即曾任江苏巡抚、总督闽浙的汪志伊。嘉庆丁丑即嘉庆二十二年（1817）。此书至道光年间似仍在汪均之处。卷三前内页有梅曾亮题记曰：“道光元年二月六日，上元冷燮、管同、梅曾亮、侯敦复、欧阳长海同观于宋玉带楼。曾亮题记。”梅曾亮与汪均之交好，此当是梅氏在汪均之处观书时所题记。至同治年间，此书则已易主，卷首内页有邓瑶题记称：“同治二年冬至前六日，新化邓瑶伯昭持赠芋仙。时同客安庆。”又李士棻题记：“忠州笨庵学人李士棻为廉昉先生浏览。同治乙丑花朝白门录别并识。”是同治时已归邓瑶，又由邓氏持赠李芋仙。此书最后归海盐张氏，再归国家图书馆。

此本“五陵豪族”的“族”作“俗”，是赵氏初刻初印本（详说见下文），装为金镶玉四册，卷末有陈玉父《后叙》，无赵均跋。

（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简称中科院藏本）

四册，织锦函套。书衣为洒金黄纸。藏印有“顾冰远印”（朱方）、“青霞”（朱方）、“博陵”（长方）、“木夫”（朱方）、“中涓之印”（白方）、“古泉山馆”（钱币圆形朱印）、“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所藏图书印”（朱方）。此本为初刻初印，边框齐整，墨色漆黑，有若描过。

有陈玉父《后叙》，无赵跋。此本“五陵豪族”的“族”作“俗”，是赵氏初刻初印本。

（三）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简称邓跋本）

二册，白棉纸印。藏印有“匏如斋珍藏书籍私记”（朱方），知为清王兴谟旧藏。卷首有邓之诚跋：

玉台新咏，世罕宋本。二十五年前于会泽友人刘克斋（盛堂）斋中见所藏宋刻，伪为题记累累，即此本也。唯麻纸所印，似旧槧耳。《湘绮日记》谓借得谭氏所藏宋本钞之，颇似元界域，恐皆此本化身。艺风丈昔年见语，世贵赵刻如宋元，其值昂甚，不可问津。今知诗者少，得稍廉平，予乃获之，可谓幸矣。日本有翻本，豪发无异，非精鉴者不能别。今亦稀见矣。此本纸槧精好，即非初印，亦在顺、康之间。当时流传颇广，今乃仅见，不可解也。丙子十月十五日，正予五十初度，为记之如此。文如居士之诚书于海淀寓庐之五石斋。

又缀记：

徐鉉《南州草堂集》有“赵氏覆刻玉台新咏，仅印百餘部，后板归秦中张氏”云，盖靖逆后人也，居金陵，所谓侯府，有六朝松者。此本有漫漶处，殆张氏所印。丙戌九月朔，文如居士距得此书时已十年矣。

邓跋后有张尔田跋：

《玉台新咏》，传本极伙，而寒山赵氏本为最。据赵跋“合同志详加对证”，又冯定远亦谓：“宋本讹谬甚多，赵氏所改，得失参半。”又云：“宋本

行款参差不一，赵氏已加整齐。”则亦不尽仍宋本之旧。今宋本已罕见，无以核其异同，则赵刻要为天壤祖本矣。此赵刻初槧，惜佚其原跋，然纸楮蠲洁，神采焕然，非河豚膺本可比。文如先生得于故京，丙子冬获观于五石斋记之。张尔田题。

有陈玉父《后叙》，无赵跋。

(四) 国家图书馆藏(简称钱跋本)

二册。藏印有：“黄冈刘氏校书堂藏书记”(朱方)、“戈氏三世藏书印”。

卷末赵跋后抄录钱谦益跋：

《玉台新咏》宋刻本，出自寒山赵氏，本孝穆在梁时所撰。卷中简文尚称皇太子，元帝称湘东王，可以考见。今流俗本为俗子矫乱，又妄增诗几二百首，赖此本少存。孝穆旧观良可宝也。凡古书一经庸人手，纰缪百出，便应付蜡车覆瓿，不独此集也。钱牧翁跋。

陈玉父《后叙》、赵跋皆存。

(五) 国家图书馆藏(简称涵芬楼藏本)

二册。藏印：徐陵序页钤“海陵钱犀盒校藏书籍”(白文)、“涵芬楼”(朱文)、“海盐张元济经收”、卷一钤“教经堂钱氏章”、“犀盒藏本”、卷五末有“武原马氏藏书”(白文)。又各卷首钤有“子建”(长方)。

有陈玉父《后叙》，无赵跋。此本“五陵豪族”的“族”作“俗”，是赵氏初刻初印本。

(六) 国家图书馆藏(简称孙星衍藏本)

二册。卷首题“玉台新咏十卷二册”，钤“孙氏伯渊”(朱方)。徐陵序首行钤有“涵芬楼”(长方)、“海盐张元济经收”。卷一目录首行钤有“咸丰唐氏后收藏”(长方)、“长杨蒋维基记”(朱方)、卷末陈玉父《后叙》末钤“孙星衍印”(白文)。

此本版片泐损，卷三中间有横断线，全版皆伤。其它伤版处往往有，如卷五首叶栏角断，伤“玉”字。

有陈玉父《后叙》，无赵跋。

(七) 国家图书馆藏(简称赵元方藏本)

四册。徐陵序前钤有“曾在赵元方家”(长方)、“赵元方”(白文)、卷十末钤“祁大雅印”(白方)、“郁林廉石名家”(朱方)。卷前卷后钤汉满双文官印“徐沟县儒学记”。

此本字迹多漫漶，墨色浓淡不均，显系后印本。此本卷六首叶目录上半“六”字旁已断版。

陈玉父《后叙》、赵跋皆存。

(八) 国家图书馆藏(简称汲古阁藏本)

二册。卷首内页有苦铁(吴昌硕)篆书：“寒山赵氏覆刻本宋本玉台新咏苦铁”题签。徐陵序首行有“乾学之印”(白方)、“健庵”(白方)、“虞山汲古阁

毛子晋图书”(长方)、序末有“弢斋秘笈”(朱方),卷一首叶有“伯绳秘笈”、“冯静斋”(白方)、“毛扆之印”、卷六首叶有“昆山徐氏家藏”(长方)、“乾学之印”、“健庵”、“虞山汲古阁毛子晋图书”、卷末陈玉父跋后有两朱方印“毛扆之印”、“斧季”。

此本题跋甚众,有李希圣跋文:

此赵氏寒山堂仿宋《玉台新咏》,据宋浮溪翔凤序《铁琴铜剑楼书目》,钱竹汀误以此为宋本,其精可知矣。赵氏一门风雅,比于山阴祁氏澹生堂。此书刻于崇禎六年,其时流寇已起,仅十年而明社遂□,当干戈倏扰之际,为此风流好事之谋,亦难得也。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嘉平月东坡生日,李希圣书爝眠胡同寓斋。

又冯超然跋:

己亥正月与筠庵大令游厂肆,在火神庙筠庵购得此书。上有季沧苇印。庚子八月乱中郑叔进同年购得半部,系蝴蝶装,甚精,一故家所藏者。黄策安京卿亦有一本,余均得见之,皆不及此本。此本盖初印也。夜待小沂自秦王岛回京。灯下又书。晋陵冯超然借观。庚寅仲秋。

又宋寄跋:

据湘乡李亦元题云,是书先为李筠庵所得,筠庵吾故人也,精鉴赏,富收藏。惟版本非其所好,故此书展转入徐梧生之手。梧生名坊,藏书极富,渠朱笔跋后云,赵氏寒山堂跋为人割去,特补录之。细视前页,亦有仿宋补钞赵跋者,且甚精,殆出于后得者补钞无疑。近此书徐氏积学斋已镂板,刻工甚佳,无异于原刻矣。伯绳道兄新得是书属记始末,谨志数语归之。庚寅秋日符离宋寄识。

卷五末有孙祖同题诗:

六朝烟水洗茅茨,写出琼枝璧月词。漫道徐陵真好事,一生低首是蛾眉。

入剡湖山地少偏,荏苒警隤尚雕镌。翻明抚宋都风雅,谁似端容(按:赵文淑字)画并传。

玉台摧塌棘铜驼,五十年来变幻多。诵到倾域名士曲,要挥残泪对银河。

庚寅中秋前一日孙祖同〔钤:“孙祖同”(白方)、“伯绳所作”(朱方)〕

又记:

近见锡山秦氏所藏一帙,上有成亲王题识,指为宋槧,实亦寒山堂本,被书贾撤去原跋,并染色作伪,以之欺人才是。然字画精湛,绝无漫漶,此多矣。庚寅十二月祖同又记。(钤“伯绳”)

卷末有徐坊录赵跋全文,又记曰:

左明吴郡赵氏覆刻有宋陈玉父小字本《玉台新咏》十卷,多与俗本异

同，尚存宋刻面目。此本购于京师，惜坊贾作伪，已将赵氏原跋一并割去，以贗宋刻，兹特补录之。庚寅元夕梧生记。（按：据此，是徐坊购入时，尚未补入赵跋。）

其后有陈祖王题诗：

手民今日世称奇，勤有书棚亦苦饥。容得寒山镌善本，崇祯犹未是危时。苦悉西昆是绮才，碧城锦瑟费疑猜，徐陵老夫忍焚砚，那有闲情序玉台。

伯绳仁兄属题。庚寅七月病后，陈祖王。

又：

甲寅闰五大兴恽毓鼎观。是年七夕庄蕴宽观，又三日释清印观。

（钐印：蕴宽读过）

又：

曾于张庚虞及王氏家两获见是书，皆不及此本之精美。此本原为徐坊所藏，后归湘乡李氏，后又入耆龄家今则为陶伯子得，假观一过，走笔记之。癸丑十一月克义记于丹青绮纷之室。

又：

甲寅处暑长沙叶德辉借阅。

又：

伯绳兄约作吴游，适逢九日登高灵岩，既归上海，出示此书，袁寒云跋谓曾入陶伯子家，予曩屡从伯子假观明刻本，或当见之。伯子得自耆寿民，亦予诗友，歿□二十年。是赵氏一门风雅，两世皆神仙眷属，凡夫携妻陆卿子偕隐支硎，筑小宛堂为藏书之所。灵均端容继以光大，今遣址莫辨，而吴人犹艳称其事，惜此行之未及过而凭吊也。

庚寅霜降同里陈颂洛题记而属，怀宁潘伯鹰为之书。

又：

北望中原感寇深，东南文物未销沉。寒山别有纾愁法，宋本清刊细细临。故纸论斤不较量，奇文新义满书坊。那知道尽江陵日，尚有畸人宝线装。

伯绳道兄属。题庚寅立冬祇庵杨熊祥，时年七十有一。

又：

寒山堂仿宋刻甚精，此初印本，尤不易得。书曾藏湘乡李亦元所，曩客京师于长沙张文达师座上，数数与亦元相遇，观题识有夜待小沂自秦王岛回京一语，小沂者，吾沈闻年兆祉字也。文达管理京师大学堂，小沂赞画颇多，与亦元并为文达倚重。今越五十年，师门衰替，李、沈亦相继殁谢。展对是编，感喟当即如耶！

伯绳仁兄新得是书，借观因识数语，辛卯人日程学恂。

又：

顷归辱顾，又失违为歉，似见荒落，因将□书交友人章式之代为题记。渠来少住数日，匆匆携倚松两册去，《玉台》、《文选》，谓贵不敢□往，但取跋纸数叶，今（今日遇未进，正为代记，惟何时写来，未可定。）公既急需，特以送□。俟式兄题就并倚松回奉上。又代抄《韦集》六叶，《玉台》跋一叶，望察存。

有赵跋，据宋寄所说，为后补刻，字体与真本不同，亦与全书之漫漶不同，甚精新，显系补页。

此本亦有断版，卷三中有一横断线，与孙星衍藏本同，不惟不是初印，实为修板后印本。

（九）国家图书馆藏（简称袁跋本）

一册。全。此本卷首题签：明寒山学堂刊本玉台新咏十卷百宋书藏考藏（钤印：“袁克文”）

钤印有：徐陵序首行“汪士钟印”（长方）、“研理楼刘氏藏”（白文）、“盛昱之印”（白文），卷一首叶钤有“皇二子”、“刘明阳”、“双胡阁”等藏书印。

卷末有二跋：

其一：

己丑孟夏得于厂肆，寒山跋尾膺宋者大半撤去，所见十数本皆然。伯羲。

其二：

郁华藏书辛亥间始流入厂市，最著如黄唐本《礼记》已展转归予，其他宋元佳刻予见者亦不下十数，今复获此且首尾完好，装整若新。予求此书累年，所见十馀，从未如此本之精洁者，宁非厚幸耶！寒云。

陈玉父《后叙》、赵跋皆存。

此本“五陵豪族”的“族”字不误，是初刻初印后修字本。

（十）国家图书馆藏（简称叶裕校跋本）

一册。著录为叶裕校并跋、许世忠校。

卷首徐陵序首行钤印：“侍臣”（朱方）、“叶”、“裕”（白方）、“东吴叶裕祖仁藏书印”（白方）、“铁琴铜剑楼”（白方）。

徐陵序末有记：

己丑正月廿日从冯定远宋板校正抄本又勘一次。

卷一首行：

壬辰仲秋高阳许世忠重校。

此本板片与台湾藏叶万校跋本大致相差不多，当是同时印本。如卷五自“何子朗学谢体”至下页“戏萧娘”首有一横断线，两本基本相同。

按：此本当为叶裕过录冯班校语，校语与台湾藏叶万过录冯班校语完全相合，可证。间有评语，如《古诗八首》其一“上山采蘼芜”首末评曰：“规讽在末句。”又“冉冉孤生竹”首评曰：“人臣进退之节，男女离合之情，尽在此矣。”不

知录自何人。然台湾藏本叶氏校语,此本往往无。如徐干《室思》诗,台湾藏本有一段校语,此本无。又如傅玄“有女篇艳歌行”下,台湾藏本有“似效陈王”语、“和班氏诗”下,台湾藏本有“似和孟坚咏史”语,此本皆无。

卷一末于“玉台新咏卷第一”下书“四十五首宋本每卷有总目记此”,后一行书:“戊子嘉平月校一过”,后一行书:“仁祖”。此格式及记语与台湾本略不同。总体而言,此本校语基本录自台湾藏叶万本,但增评语而已。

卷二末“玉台新咏卷第二”下书“三十九首勘过”。

卷三末“玉台新咏卷第三”下书“三十九首勘过”。

卷四末“玉台新咏卷第四”下书“五十二首”。

后一行书:“戊子嘉平月晦前一日校一次时值极寒”。

后一行书:“仁祖氏”。下钤白文“叶”、“裕”。

卷五末“玉台新咏卷第五”下书:“七十四首少一首今增入”。

后一行书:“勘过”。

卷六目录首“吴均二十首”用笔描作“三十四首”其“三”上一横、“四”字显系朱笔,与台湾藏本相同。

卷六卷中孔翁归诗“奉和湘东王教班婕妤好一首”,台湾藏本于“教”上作圈似为校字,此本未作处理。然台湾藏本所作圈,墨色浓墨,与叶眉校语墨色不同,当出自后手。又卷七目录“武陵王纪诗三首”,台湾藏本亦圈去“纪”字,此本未圈。

卷六末“玉台新咏卷第六”下书“五十七首此六十首今查止五十六首,内长门后怨一首未点,是屠本应误也。勘过”。

卷七末“玉台新咏卷第七”下书“七十五首此七十一首阙昭明太子四首故也”。

后一行书:“勘过时戊子嘉平月晦前一日也于时日薄虞渊寒云惨然拥炉呵笔复校斯卷”。

后一行“仁祖”,下钤白文“叶”、“裕”。

卷八末“玉台新咏卷第八”下书:“五十五首此多一首庾肩吾冬晓”。

后一行“勘过”。

卷九末“玉台新咏卷第九”下书“一百首中失一叶”。

后一行:“嘉平月晦日薄暮校竟”。

后一行书:“仁祖”,下钤白文“叶”、“裕”。

卷十末“玉台新咏卷第十”下书“一百五十三首”。

后数行:“戊子冬嘉平月,山居暇日岑寂无聊,偶得宋刻较正本重勘一过。但宋本颇多讹舛,而今之行世者,仍有佳处。今旧两歧,势不得不淆混无辨,又不敢擅自增改,故并改列于上,以证是非。是在知者能晓之耳。仁祖识。”后钤印数枚,有白文“叶”、“裕”、“秋田”(朱方)。

有陈玉父《后叙》。《叙》末两行有李维桢题跋,同台湾藏本。然台湾藏本

有赵跋，诸跋均录于赵跋后，此本则割去赵跋，仅录李维楨一跋于陈玉父《后叙》末。盖李跋以此本为宋本，故作伪者唯录李跋于此。

此本徐陵序已作“族”，当是初刻后修字本。

(十一) 国家图书馆藏本(简称刘喜海藏本)

一册。卷首徐陵序前钤有“邢之襄印”(朱方)、“南宫邢氏珍藏书本”(长方)、“叶树廉印”(白方)、“石君”(朱方)。卷一首下端钤有“燕庭藏书”(朱方)、“喜海”(白方)、“公恕”(白方)等。卷二首有“龚国栋印”(白方)。

此本徐陵序作“族”字，卷四误字同孙星衍本，当为修板后印本。

此本卷三中亦有断裂线，与孙星衍藏本略同。然此本板片较孙星衍藏本要好，卷五目录页未如孙藏本损伤，当是早期印本。

此本有陈玉父《后叙》，无赵跋。

(十二) 国家图书馆藏本(简称周藏本)

四册。著录为翁方纲、许乃普跋，董文焕、周叔弢题款。

此本卷首笔录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署：“咸丰七年岁在丁巳季秋下瀚周兰恭录”，钤“周”及兰花小印。

徐陵序首行钤“曾在周叔弢处”(长方)。卷一首钤“果亲王府图书记”(朱方)。卷末陈玉父《后叙》后有翁方纲跋：

星伯馆丈以旧本《玉台新咏》见示，此即赵凡夫所传宋槧本，冯已苍据以校正诸本者也。不仅字画古雅而已。嘉庆丙寅仲冬廿日北平翁方纲(钤朱文“覃溪”)。

又翁方纲跋：

《玉台新咏》自南宋已有两本，明人重刻，窜乱弥多。张嗣修、茅国缙本更非其旧，惟南宋永嘉陈玉父本为佳，此本是也。为徐星伯前辈所藏，今于予。实□今不多见之，秘笈卷帙必新，而墓有宿草，安得起故人于地下而欣赏之也！噫！咸丰纪元辛巳秋滇翁手识。

同治壬戌初冬望日受业董文焕敬读一过恭志。

丙辰冬十二月归自庄严堪暂藏(钤白朱小印“周暹”)。

此本有陈玉父《后叙》，无赵跋，卷末有笔录赵均跋，当为周氏所为。

此本卷三首页未见裂板。然各本卷三首页下端(当于“人赠车”字处)皆断一大片，此本亦然。此本卷五板片完好。

此本徐陵序作“族”字，是初刻后修字本。

(十三) 北京大学藏(简称北大藏本)

一函二册，白棉纸印。无藏印。首为徐陵《序》，末有陈玉父《后叙》，无赵跋。

此书卷二流水码十五页“清商”下有横通断线，十五页下亦然。卷三自“彦先”下有横通断线。卷五尚好。

(十四) 北京大学藏(简称徐乃昌藏本)

一函二册。有“南陵徐乃昌校勘经籍记”(朱文)、“振绮堂兵燹后所藏书”(朱方)。

首为徐陵序,末有陈玉父《后叙》及赵跋。然赵跋用纸与全书不同,字体亦异,而与徐乃昌刻本之赵跋字体合,故疑为徐乃昌割其所刻本之赵跋以补此集。此本后贴附赵均本赵跋照片两帧,乃据赵元方藏本所摄,有满汉文官印“徐沟县儒学记”及“赵氏元方”,详参著录第七种。则见此本赵跋确为徐乃昌所补。

赵跋后有手录“寒山赵氏仿宋刻玉台新咏附录”四页。共有徐鉉、冯舒、法顶、李维楨等跋,详参叶裕校本附录。

末为钱大昕跋:

观宋刻《玉台新咏》小字本,嘉定乙亥永嘉陈玉父刻,甚工。每叶三十行,每行三十字。唯《焦仲卿诗》:“新妇初来时,小姑如我长”中脱二句。又“曙”不缺笔。钱大昕。

又录:

刘燕庭评曰:《玉台新咏》小字本,余亦有之,乃世守之故笈也。有“叶石君”二印。

潘文勤公评曰:明翻小字本,与宋刻无异。

又贴有一签:

翁文恭公同龢癸亥二月十二日记。

黄寿臣以纪晓岚手批《玉台新咏》见示,遂临于旧藏影钞宋本之上。

此本版印尚好,卷二流水码十五页有断线。其余(卷三、卷五)尚好。按:此本即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本之底本。

(十五) 台湾藏本(简称叶万校跋本)

一册。著录为清叶万手校并跋兼过录冯班等校语,又徐鉉手书题记。徐陵序端钤朱文“御赐抗心希古”、白文“树莲”、朱文“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记”、白文“彭城郡记”、朱文“南叶”,卷一前钤朱文“笑傲烟霞”、白文“闾山”、朱文“朴学斋”,卷十末钤白文“吴越王孙”,陈玉父后叙末钤白文“朴学斋”、朱文“一生辛苦书千卷”、白文“铜官山鼎居士藏书”等。知此本最早为明末清初藏书家叶万所藏,后归嘉业堂。此本校语有两类,一类为叶万过录冯班校语,一类为叶万据冯班钞陈玉父宋本校语。各卷末记本卷数目,如卷一末于“玉台新咏卷第一”下记:“四十五首”。又于前一行记“宋本每卷数目记此”。此语不知何据。查冯班钞宋本并不记数目,叶氏当别有所本。卷末有各家题跋数种:李维楨、冯班、叶万。后又录徐鉉、法顶、冯舒诸跋。各跋文亦可参见穆克宏《玉台新咏笺注·附录》^①。各家跋末叶万跋称:

^①徐陵编,吴兆宜注、程琰删补,穆克宏点校:《玉台新咏笺注》,中华书局,1985年。

按是书北宋始刻,所谓旧京本也、豫章不全本、石氏本,是宋时止三本,幸陈氏缮写刊刻,乃传于世。明时所刻皆有窜乱,惟赵氏校刻尚存。宋刻向日吾邑徐氏曙海楼亦有刻本,王西庄先生曾藏之。予生也晚,故未得见,恐与俗本同类耳。又按冯氏写是集时在明崇祯二年,赵氏付刊在崇祯六年,二痴复校在本朝顺治六年,法顶校又后二年也。

跋中所说徐氏曙海楼,当作海曙楼,今藏台湾,即嘉靖中刻本,与郑玄抚刻本同,属于明通行本,与陈玉父本不是一个版本系统。

以上著录藏于国家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十数种赵氏覆宋本,基本包括了赵氏覆宋本前后几次刊印的版本。据笔者调查,赵氏覆宋本分初刻初印、初刻修字、修板后印等几种情况,呈现的版本亦具有不同的版本特征。以下具体讨论这个问题。

二、赵氏覆宋本不同印本的特征

赵均覆宋本,自刊刻后,在当时即已称罕见。徐钊为吴兆宜注本所作序说:“闻沧桑以后,斯板已经毁废,当时所印,止百十餘本。”可见赵氏印数极少。今所传赵氏覆宋本,多存于公立图书馆。据刘跃进教授统计,约有三十多种^①,这三十多种大概是根据公藏著录的统计,其实加上海外及私藏,可能并不止此数。徐钊说赵氏覆宋本板片毁于明末,但徐钊《南州草堂集》卷二八《跋玉台新咏》又说:

此本为赵灵均氏于故明崇祯年间所刻,虞山钱宗伯之言曰:“《玉台新咏》宋刻本出自寒山赵氏,孝穆在梁时所撰,卷中简文尚称皇太子,元帝称湘东王,可以考见。今流俗本为俗子矫乱,又妄增诗二百首,赖此本得存旧观,今阅之果然。”因知是书乃摹宋槧也。然闻沧桑后,斯板已归秦中张氏,当时止印百十餘本,今宋刻已不知存亡,而是书亦流传无几。触手摩挲,纸墨灿然,不胜东京梦华之感。

据徐钊此说,赵氏原板似并未毁,而是转到秦中张氏之手。按,此张氏即清张勇后人。中科院图书馆藏邓之诚跋本据徐钊《南州草堂集》说张氏:“盖靖逆后人,居金陵,所谓侯府,有六朝松者。此本有漫漶处,殆张氏所印。”查张勇后人中,其子张云翼任江南提督,在任十餘年,云翼子张宗仁,有以为即曹雪芹原型,不论事实如何,说明张云翼、张宗仁世居金陵,符合徐钊所说秦中张氏。果如此,张宗仁为康熙时人,则是赵氏板片亦当在康熙时转入张氏手中。

赵均覆宋本《玉台新咏》,前人未深究,以为赵均仅印一版一次,所印各本当一致,事实却非如此。今存赵氏覆宋本,并不一致,不仅有初印后印之别,更有文字上的歧异。如不加分别的使用,会导致引用错误,令读者误解版本。学术

^①刘跃进:《玉台新咏研究》,中华书局,2000年。

界普遍使用的赵氏覆宋本，是1955年由文学古籍刊行社据向达先生藏本影印，其本为徐乃昌旧藏。此本一出，学术界据以利用，咸以其为赵氏覆宋本真貌。其实不然，学者不久就发现此本与徐乃昌影刻本往往有歧异。徐乃昌影刻本系徐氏据赵氏覆宋本影刻行世。由于徐乃昌藏有赵氏覆宋本，并为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学术界遂以为徐乃昌影刻本的底本就是他的藏本。但是有学者以徐氏所藏赵均本与徐氏刻本作比较，发现二本之间竟然有较大的歧异。魏隐儒先生较早注意到这个区别，他在《古籍版本鉴定丛谈·古籍版本中伪本的鉴定》^①一节中专门论到这个问题，他说：

清末民初南陵徐乃昌积学斋翻刻赵氏小宛堂本，刻印也很精雅，若不细加核对，几不辨为两刻。后有徐乃昌刻书序。因为此书刻印较好，坊肆多抽徐序仅留赵序，以充明本。甚至干脆把两序完全撤掉，以乱宋槧。这两个本子，各地图书馆多有收藏，著录上也多问题，如有的馆藏曾以徐本著录为宋本。赵、徐二家刻本鉴定区分确是难辨，此两刻虽然大同，却存小异，经验中找出的区别的是：

一、卷四第二十一叶首行赵本为“袁晚申千里外……行路正威迟”，徐本则作“违脱巾千里外……行路正威迟”；

二、卷十第六十八叶末行上端，赵本为“黄莺”，徐本为“黄鸟”。

三、后序第七十四叶第八行末字，赵本为“以矣”（是错的）；徐本为“鲜矣”（是对的）。第九行末赵本为“苗间集”（误）；徐本为“花间集”（正）。

魏氏所论赵本，与徐乃昌藏本略同，但第三条，据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徐乃昌藏本作“花”，不作“苗”。不过，据有专家说，徐乃昌这个藏本原误作“苗”，但为藏家挖补描改，文学古籍刊行社据描改之本影印，故仅据影印本已看不出挖改的痕迹。其余则合于魏氏所说，是魏氏所见与徐乃昌藏本又有不同。按照魏氏所述，其实他所说的赵本，并不是赵氏初刻本，而是修版后印本。

魏隐儒先生此一发现经刘跃进先生所证实，他利用这个说法，调查了若干个赵氏覆宋本，进而提出赵氏覆宋本有原刻原印与秦中张氏后印之别^②。但何为初印，何为后印？刘跃进先生以为有误字本当为初印，改正误字当为后印。比如他以为中科院图书馆所藏四册本，没有如徐乃昌藏本出现的“以”、“苗”等误字，故判定为后印，理由是后印改正了初印的误字。对此，林夕先生又发表文章，表示不同意见。他在《明寒山赵氏小宛堂刻〈玉台新咏〉版本之谜》一文中说：“根据与旧籍打交道的经验，大抵有误字者后印。”^③林夕先生针对赵氏覆宋本各种不同印本特征，具体分为三种不同类型：

①魏隐儒：《古籍版本鉴定丛谈》，印刷工业出版社，1984年。

②参见刘跃进：《玉台新咏研究》，第22-27页。

③林夕：《明寒山赵氏小宛堂刻〈玉台新咏〉版本之谜》，《读书》1997年第7期。

一、原刻未修印本：此本于魏书所列各鉴别字都与徐本相同，与魏书所说赵本不同。此本卷二目录“石崇王昭君辞一首”下无小字“并序”二字；卷六目录“孔翁归奉湘东王班姬一首”，作“奉”，不作“和”：这些与徐本不同。所见此本为涵芬楼旧藏，见《涵芬楼烬餘书录》集部九十九页第三部，四册。今藏北京图书馆。此印本罕见。

二、原刻修板印本：此本与上本同，唯上述卷二和卷六目录两处，此本有“并序”二小字，而且作“和”不作“奉”。此印本多见。

三、原刻补板印本：此本于魏书所列各鉴别字都与魏书所说赵本同，却与徐本不同。此本卷四第一叶边框窄，与其他各叶不类，显系补板，故错字迭见。除魏书所说外，至少还有七处显误。卷十第六十七和第六十八两叶都是补板。卷尾陈玉父后叙虽非补板，但下边框上方数字有补刻痕迹，如“唐花间集”之“唐”字第一笔，原板作短横，补刻作点。看来“鲜”和“花”误为“以”和“苗”系补刻所致，第一第二两种印本都不误。一九五五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即为此本。此印本多见。

按，林氏以第一种为国家图书馆所藏初刻初印本，即再造善本影印本。第二种林氏称为多见，笔者所见，无虑十多种。第三种，林氏以为指文学古籍刊行社据徐乃昌藏本影印本^①。

以上是魏、刘、林三家所谈赵氏覆宋本的初印、后印几种不同特征的印本情形，特征描述大致不误，但是所谓的初刻初印和修板印本，以及补板印本间的关系到底如何？时间发生在什么时候？是何人所为？还是有许多需要讨论的地方。通过调查，笔者认为赵氏覆宋本可以分为初刻初印、初刻修字重印、补板后印更为准确些。尝试论之。

在前述三家所述赵氏覆宋本特征之外，还有若干重要特征需要说明，主要是：

徐陵《序》“五陵豪族”的“族”、卷四颜延之《为织女赠牵牛》首“常娥栖飞月”的“娥”、“汉阴久不张”的“汉”、颜延之《秋胡诗》“行路正威迟”的“路”、“迟”、“傥俛见荣枯”的“见”、“相与昧平生”的“相与昧”、卷五沈约“拟三妇艳”的“艳”、卷七萧纲《咏晚栖乌》“风多前鸟驶”的“鸟驶”、萧纪“和湘东王应令夜寥”的“应令夜寥”、卷十《近代吴歌》“长乐佳”的“佳”、江洪《秋风》其二下“已上六首和巴陵王四咏”十字、梁武帝《夏歌》其二“停织复峙嶂”的“停”。以上三种类型的印本，表现均有不同。凭借这些特征，可以判断赵均覆宋本的不同时期印本。结合上述三位的意见，我们将这些特征在各个印本中的表现列表如下。为列表方便，兹将各藏本排出序号如右：1.再造善本

^①徐乃昌藏本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但“花”字不误，笔者最初以为是第三种类型的另一种印本，即第三种类型底版又经修字，但经审稿专家提醒，徐乃昌藏本的“花”字，其实是藏家把原字挖掉，又补上一片纸，墨笔改写所致。经笔者再度查验，“花”字确系补纸。在此对审稿专家表示谢意！

本 2.中科院藏本 3.涵芬楼藏本 4.叶万校跋本 5.钱跋本 6.孙星衍藏本 7.赵元方藏本 8.汲古阁藏本 9.袁跋本 10.叶裕校跋本 11.刘喜海藏本 12.邓跋本 13.周叔弢藏本 14.北大藏本 15.徐乃昌藏本

卷次	字例	异同 1	异同 2
序	五陵豪族（全书流水码第一页上第四行，以下简称第某页）	俗（1-3）	族（4-15）
卷二目录	石崇王昭君辞一首 并序（第十页上第七行）	无“并序”（1-3）	有“并序”（4-15）
卷四	常娥（第二十一页上第十行）	娥（1-5、7、9-10、13）	城（6、8、11-12、14-15）
卷四	汉阴（第二十页上第十一行）	汉（1-5、7、9-10、13）	隆（6、8、11-12、14-15）
卷四	违脱巾（第二十页下第一行）	违脱巾（1-5、7、9-10、13）	遑晚申（6、8、11-12、14-15）
卷四	行路（第二十页下第一行）	路（1-5、7、9-10、13）	路（6、8、11-12、14-15）
卷四	威迟（第二十页下第二行）	迟（1-5、7、9-10、13）	遑（6、8、11-12、14-15）
卷四	见荣枯（第二十页下第五行）	见（1-5、7、9-10、13）	是（6、8、11-12、14-15）
卷四	相与昧（第二十页下第八行）	相与昧（1-5、7、9-10、13）	褐与时（6、8、11-12、14-15）
卷五	拟三妇艳（第二十九页上第十四行）	有“艳”（1-3）	无“艳”（4-15）
卷六目录	孔翁归奉湘东王班姬一首（第三十五页上第四行）	奉（1-3）	和（4-15）
卷七	鸟驶（第四十八页上第三行）	鸟驶（1-5、7、9-10、13）	归 賦（6、8、11-12、14-15）
卷七	和湘东王应令夜寥（第四十八页上第十二行）	应令夜寥（1-3）	夜寥应令（4-15）
卷十	黄莺（第六十八页下第十五行）	莺（1-3、6、8、11-12、14-15）	鸟（4-5、7、9-10、13）
卷十	长乐佳（第六十九页上第三行）	住（1-5、7、9-10、13）	住 ^① （6、8、11-12、14-15）
卷十	已上六首和巴陵王四詠（第七十页上第十三行）	无此十字（1-5、7、9-10、13）	有此十字（6、8、11-12、14-15）
后叙	盖鲜矣（第七十四页下第八行）	鲜（1-5、7、9-10、13）	以（6、8、11-12、14-15）
后叙	唐花间集（第七十四页下第九行）	花（1-5、7、9-10、13、15）	苗（6、8、11-12、14）

①按，此非“住”字，右旁不作点，一竖由上往下贯通。盖原板作“佳”，第一横磨去后，修板时描为上下贯通之竖划。

根据以上各印本的特征,我们大致可以分成三种类型印本:一、再造善本本、中科院藏本、涵芬楼藏本;二、叶万校跋本、叶裕校跋本、钱跋本、赵元方藏本、袁跋本、周藏本;三、汲古阁藏本、孙星衍藏本、邓跋本、刘喜海藏本、徐乃昌藏本。毫无疑问,第三种类型印本属于晚出,其错讹字最多,板片也最漫漶。从印本看,断线裂纹,乃至伤字处多见。第三种类型印本,后文再作分析。至于第一、二种类型,都属于初期印本。那么这两种初期印本哪一种是初刻初印本呢?我认为第一种,也即再造善本本、中科院藏本、涵芬楼藏本是初刻初印。理由如下:

根据此本的几个主要特征:徐陵“五陵豪族”的“族”作“俗”字,卷二目录石崇《王昭君辞》下无“并序”二字,卷五《拟三妇》题下有“艳”字,卷六目录孔翁归《奉湘东王班姬》作“奉”不作“和”,卷七《和湘东王应令夜寥》不作“夜寥应令”,卷十《秋风》其二下无“已上六首和巴陵王四咏”十字等。我的判断是:一、此本徐陵序的“俗”字及卷六孔翁归诗的“奉”字与全篇的字体一致,所占比例与其余的刻字相当,看不出是修板改字。而和此本相反,所有作“族”、“和”字者,也即第二种和第三种印本,字体与别的字明显不同,手写楷书体独异于其它的字,明显非出一手,且墨色浓重。故作“俗”、“和”字者定为初刻未经修改印本。二、除此种印本外,所有的印本均有“并序”、“艳”、“夜寥应令”、“已上六首和巴陵王四咏”等特征,事实上,后二种印本亦有早晚区别,第二种印本较第三种印本早,且第三种版片明显有断版,但这两种印本均有上述特征,说明第二种和第三种都是在第一种印本之后出现,而不可能出现在第一种之前。因为如果第一种印本是晚于第二种的修板后印本,则第三种印本应该与第一种特征相同,而不应该与第二种相同。

判定了第一种印本为初刻初印本,第二种印本自然晚于第一种印本。但第二种印本出现在何时呢?其修板改字者又是何人呢?按,从上文著录看,第二种印本数量较多,也正是林夕先生所说此种印本多见。但是这种多见的印本来历都不浅。比如叶万校跋本,叶万,一名叶树廉,又名叶树莲,字石君,是明末清初藏书家,家居常熟,与赵均同里。叶裕,叶万从兄叶奕之子,叶氏一门藏书,叶裕此本校记与叶万校跋本过录冯班校记相同,可见叔侄二人互有交流。从这几个藏书家看,其得书至少都在清初,尤其是叶万,他得书更在明崇祯九年,距赵均刻书的崇祯六年仅三年。叶万校跋本载有叶万的跋文:

是月十五日,借得孙本对录异同,亦照冯本参量圈点,增其不足,广其所用,藏之篋中,俾补吟咏。因忆此书余十六岁收藏时,灵均新刊,同志爱之若珍。后从钱太史得京山李跋本勘过一次,遂同摹宋本《才调集》为枕中之玩。至今阅十七年,乃得重勘,可谓远矣。

按,跋中所称孙本,即指法顶所藏本。叶万此跋前录有法顶跋文说:

辛卯三月一日假冯氏校宋本对读,不独辨其鲁鱼,且并存其字体,至三日早晨讫。道人法顶。

法顶所说的辛卯年即顺治八年(1651),故叶跋所言“是月十五日”,亦指顺治八年的三月十五日。此年叶万称其得书十七年,上推即为崇祯七年(1634)。是叶万此本在赵均甫刻之初即购得,其时赵均之书板理不应转与别家。但此时叶万所藏印本,已经过修板改字,我们只能认为修板改字者仍是赵均所为。那么赵均为什么在书刚刻印之后就修板呢?对照第二种印本修板后的特征,我们认为赵均初刻本印行后,即已发现不足,比如徐陵序中误“族”为“俗”。同时,我们发现第二种印本中所有修板之处,皆与冯钞陈玉父本相合。这就是说赵均初刻时,如他自己所说对陈玉父本“合同志中详加对证”,改正了陈本的诸多错谬。有些改正是经过了“精考”的,比如曹丕《塘上行》,明通行本作武帝曹操的诗,赵均说是谬误,但若如陈玉父本直作甄皇后诗,亦大谬,故赵均覆宋本改为魏文帝曹丕诗。但有些改动可能在赵均看来并不稳妥,所以借修改误刻之字时,遂又据陈玉父本对初刻时臆改之处改回。比如上举各例:卷二目录石崇诗,陈玉父本有“并序”二字,赵均初刻时未刻入,但修板时则重又添上。其余之例亦皆如是,如卷六目录中孔翁归诗,陈玉父本作“和”字,赵均初刻改为“奉”,后觉不妥,遂改为“和”。卷七萧纪《和湘东王诗》,陈玉父本作“和湘东王夜寥应令”,“应令”与前题隔开,赵均初刻改作“和湘东王应令夜寥”,将“应令”前移到题中,实不妥,后亦据陈本改回为“和湘东王夜寥应令”。卷十江洪《秋风》其二,陈玉父本原有“已上六首和巴陵王四咏”十字,赵均初刻删去,后亦增添。赵均修板据陈玉父本证据,在卷五沈约《拟三妇艳》题上表现尤为明显。此题赵均初刻本作“拟三妇艳”,但陈玉父本无“艳”字,赵均根据别本,如孟氏刻本的底本明张嗣修钞校本《玉台新咏》,或如《古诗纪》添“艳”字。按,六朝至唐所拟诗,多作“三妇艳”,故陈玉父本无“艳”字当属误脱,赵均增添此字是有根据的。纪昀《玉台新咏考异》校称:“宋刻无‘艳’字,然诸本皆有之,诸家所拟亦皆作‘三妇艳’,盖宋刻误脱。”案,纪昀说诸本皆有“艳”字,并不确,明通行本如徐学谟刻本、郑玄抚刻本均无“艳”字,唯孟氏刻本有“艳”字,因此赵均增“艳”字是对的。但赵均在修板时仍然根据陈玉父本删去“艳”字,可见其修板全依陈玉父本。再如卷十“黄鸟”的“鸟”字,赵均初刻本作“鸛”,明通行本均作“鸟”,不知赵均何据?但在修板时即改作“鸟”,盖据陈玉父本改回。

根据以上的论述,我们推测,第一、二两种类型印本皆为赵均所刻印,第二种印本并非板片出现了问题,而是赵均对初刻初印本不满意而作的修板,修板后的印本更近于陈玉父宋本原貌。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二种印本应当是赵均覆宋本中最佳本。这也是第二种印本最为流行,传世最多的原因。

关于第三种类型印本,前贤据徐鉉《南州草堂集》之说,以为赵均书板传至秦中张氏后所印。其时板片已经泐裂,尤其是卷四板片为甚,出现了多字漫漶不清,甚至磨灭难辨的情况,所以得到此板的人,不得不加以补修。但

因为有些字难以辨认,所以就遵其字形,依稀描出,遂出现了将“娥”描为“城”、“汉”描为“萨”、“路”描为“陷”、“违脱巾”描为“遼晚申”、“迟”描为“追”、“见”描为“是”、“相与味”描为“褐与时”的错谬。应该说这些显而易见的错谬是可以考校的,但这应该是刻工所为,刻工只管雕字,而未必具有学术。此外,也说明主持此次修板的人,手里恐怕没有赵均覆本,所以无从校对。这个情况也证明这个修板不可能是赵均所为,因为赵均是不可能出现这样低级错误的,而且他的手里当然有初印本在,可以提供给刻工参考。

卷四是第三种印本板片泐裂最严重者,其余亦有不少地方。如卷末陈玉父《后叙》中“盖鲜矣”句“鲜”字当已磨灭,看来刻工是根据依稀的字形描为“以”字。后一句“花间集”的“花”字亦如此,被刻工误描为“苗”字。《花间集》是名书,而刻工竟然不知,可见其文化水平之低。

第三种印本诸特征基本与第二种印本同,如有“并序”、“奉”作“和”等上述各特征,但其为修板后印,痕迹显然,这就为鉴定带来了便利。首先,第三种印本最重要的特征如卷四颜延之《为织女赠牵牛》和《秋胡诗》中多处误字、卷七“鸟驶”误作“归赋”可作明证;其次,第三种印本修板修字之处亦可为鉴定依据。如卷十“长乐佳”的“佳”,第三种印本右半皆少一横而特别加重描粗其竖划。又如卷七“夜寥应令”的“寥”字,第三种印本已漫漶。此处各本情况略异,如汲古阁藏本、刘喜海藏本尚清晰,“寥”字未受大损,但孙星衍藏本、徐乃昌藏本则较漫漶。

第三种印本主要特征基本合于第二种印本,但也有与第二种不同,而同于第一种者,如卷十“黄莺”的“莺”字,与第一种印本皆从草头,而与第二种印本作“鸟”者不同。但仔细比较可以发现,第一种印本“莺”末笔作横勾,而第三种印本则改作两点。

但是这个印本并不一定如研究者所说出自张氏后得之板片,因为在我们所见到这种类型的四个印本中,有一个是汲古阁旧藏。此本钤有毛晋藏书印,即使此书非毛晋所得,而是其子毛扆后钤上其父之印,那也是在清初,也早于张氏之得板片的康熙后期。因此,我们以为,这个补板的后印本,时间最晚也在清初。徐鉉所说明清易代时闻此板已毁,看来不一定毁废,但可能已经易主,且板片已经受到伤损。至于易主属何人,则无从考知了。

明白了以上述各印本形成的事实和原因,也就明白了有些版本鉴定者鉴别徐乃昌刻本时,以徐刻本与其藏本对校,从而作出判断的方法,其实是不可靠的。因为徐乃昌藏本不能代表赵均原本面貌。而徐乃昌刻本的底本也不是这一个藏本,而是上述第二种类型印本。徐乃昌刻本与这个印本的特征一致,所以若见到不合于徐乃昌藏本特征的印本,也不可随便定为徐乃昌刻本,而有可能是赵均真本。那么如何鉴别徐刻本和赵刻本呢?一般说来,徐刻本在陈玉父《后叙》末行刻有“太岁在元默阇茂南陵徐乃昌影明崇禎吴郡寒山赵均

小宛堂覆宋本重雕”字样，但是作伪者以此本冒充赵均刻本，遂将此行识语及赵均跋一并剝去，这样，徐刻本确与第二种印本相差无几，一般的人难以辨识了。笔者曾见到某拍卖会拍卖过几种徐乃昌这样的刻本，陈玉父《后叙》末的确没有识语。又比如藏于国家图书馆一种刻本，著录为赵均覆宋本，但仔细辨认，则知应为徐乃昌刻本。根据什么判断其为徐乃昌刻本呢？我以为徐刻本的特征主要可从“族”、“和”两字上辨认。徐乃昌刻本和第二种印本特征相合，但第二种印本中的“族”、“和”二字明显是修板时所改，故与全书字体不符，且墨色浓重，但徐乃昌刻本因为不是修板，全书均为陶子麟手书上板，所以这两个字和全书的字一致，间距亦均衡，与第二种印本一比就一目了然了。当然，若细辨，徐乃昌刻本之字与赵均覆宋本字体，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的，比如“族”下“充”字，赵本末笔右横勾，柔和而自然，徐本则瘦硬，且竖弯一笔方正，不如赵本的柔媚。而这种比较，则需要将徐、赵二本放在一起才能看得清楚。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